

闪 击 英 雄

(德) 古德林著

战 士 出 版 社

闪 击 英 雄

(德) 古德林 著

钮 先 钟 译

战 士 出 版 社

闪 击 英 雄

(德) 古德林 著

钮先钟 译

战士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8印张 388,000字

1981年2月第一版 1981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3,800

书号5185·4 定价2.20元

内部发行

说 明

《闪击英雄》由德国古德林（又译为古德里安）著。作者是德国装甲兵创始人之一，先后担任过第二装甲师师长、十六军军长、十九军军长、古德林装甲兵团司令、第二装甲兵团（后改为军团）司令、装甲兵总监以及陆军参谋总长等职。主要参加过一九三九年的波兰战役、一九四〇年的西线战役和侵苏战争期间一九四一年的几次战役。

本书系钮先钟译，台湾军事译粹社一九五九年出版。为便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军事科学院推荐特将此书翻印出版，此次翻印时军事科学院组织了绘图和校对工作。对原著内容未作重新校订，仅供参考。

目 次

前言 英国李德哈特上尉原作·····	1
第一章 背景与青年时代·····	7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10
第三章 希特勒一帆风顺·····	48
一九三八年。布隆堡弗利特希危机···	48
德国吞并奥国·····	51
德国吞并苏台区·····	61
情势再度转劣·····	65
第四章 战祸的开始·····	70
战争的酝酿·····	70
波兰战役·····	72
波兰战后·····	94
第五章 西战场上的战役·····	99
战争的准备·····	99
从突破到海峡·····	110
海峡港口的占领·····	127
希特勒突然叫停·····	130
休 战·····	151

第六章 一九四一年俄国的战役	156
战争的背景	156
战争的准备	163
序 战	174
渡过地聂泊河	192
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弗尔	202
是莫斯科还是基辅呢?.....	222
阿内尔与布拉恩斯克之战	266
向土拉和莫斯科进攻	287
我第一次被免职	315
第七章 投闲置散	326
第八章 装甲兵的发展 (一九四二年 一月到一九四三年二月).....	331
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340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的行动	340
哥尔德内尔博士的来访	356
“卫城作战计划”.....	359
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	372
决定性的一年	389
第十章 七月二十日事变及其后果	400
第十一章 参谋总长	415
东线的作战	442

安德内斯的攻势	450
东线的防御准备	452
俄军的攻势	463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509
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	517
希特勒	517
纳粹党	533
中央与地方的控制者	540
希特勒的心腹	542
德国的政府	543
第十四章 德国的参谋本部	546
古德林生平大事年表	562

前 言

英国李德哈特上尉原作

(Foreword by Capt. B. H. Liddell Hart)

在这一本书里面，一个曾经大规模创造历史的人，亲自把他怎样用一种新观念来形成历史的真实故事讲给我们听，而这一段历史的结束却也完全在他个人意料之外。古德林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是一个具有极重大影响的人物。没有他，也许希特勒在刚刚发动战争的时候，就可能早已失败了。因为在一九三〇——四〇之间，一般说来，德国的力量是并不足以击败任何强国的。德国在第二次大战中初期的胜利，其唯一的原因就是装甲兵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古德林一手所建立和训练成功的，而且在战争中，他不顾希特勒个人的疑惧，和他上级的警告，独立大胆的去领导装甲兵作战，所以才终于获得了空前的大胜。古德林的色当突破战，和他那直趋海岸地区的迅雷追击，事实上就完全决定了法兰西战役的命运。

一年以后，他在东战场上所领导的追击几乎又促成了俄国陆军的总崩溃，但是这一次又由于上级的迟疑延误，以至于寒冬到了而还没有把敌人解决，所以坐令俄国人得到了一个喘息恢复的机会。斯达林可以卷土重来，他的实力与日俱增，而德国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了。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的攻势虽然也很可怕，但是已经远不如第一年了。

在斯达林格勒失败之后，德国力量的衰竭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等到美国人参战之后，他们的覆亡就已经是定数难逃。

所以古德林所制造的初期胜利，其所引起的后果比不胜利还要更坏。太早的开花在最后结实的时候就变成了苦果了。

古德林本人对于这个苦果的味道早就尝到了，因为在一九四一年的年底，他就主张暂行退守而与希特勒冲突，遂被免职。以后局势日非，他才又被召用，到了他出任参谋总长的时候，战局是已经绝望了。所以他是命定了要做败军之将的。

这似乎是一种报应，但是却不影响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应用一种新观念来重铸了这个历史，这个观念是他发起的也是由他个人来执行。西欧的征服固然不能垂之于永远，但是它却改变了历史的形态，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将来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很清楚的，虽然我们还不能够预言将来会怎样的演变。

古德林的书对于一个专家的“心”和这个“心”怎样的工作，有很详尽的“自我表白”，这也是最有趣味的一部份。他比一般的专家具有更多的幻想力，但是这个幻想力的实施却几乎完全是在他职业范围之内的，而他那疯狂的热心更增高他集中力的强度。

古德林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倾全力去发展一种技术，正好像一般工艺家一样的冷静。要了解他，就一定先要能够了解一个纯粹技术家的心情。这也就可以解释他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希特勒欢喜新的军事观念，尤其是战车的观念。所以古德林对于他当然会表

示好感。一直等到他最后和希特勒有了密切接触之后，他才打破了他的幻想。

凡是读他这本回忆录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战争的原因从未表示过怀疑。在军人尽忠职守的时候，是不会有怀疑的。他是一个标准军人，他只会觉得他的国家是对的，他是为了抵抗可能的侵略者而战的。他这种观念也许会为读者所不能谅解，但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军人多数都是和他的看法一样的。

而且，全世界上的军人都是一致服膺“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一句古训的，所以他们对于攻守二字的看法，不过只是两种可以互相交换运用的战术观念而已，对于侵略与否的问题，却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国际法的专家尚且难于找到“侵略”二字的适当定义，而真正具有侵略野心的政治家是很容易把侵略的责任推卸到对方身上去的。君子可欺以其方，在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压力之下，军人们是最容易使他不开口说话的。军人们所受的训练就没有教他们去拆穿国际纠纷背面的真象，假使他们一心去想研究最后的结果，那么眼前的工作也就无法做了。固然在研究和指导整个战争方面，需要军事哲学家的存在，但是在军事组织以内，一颗过份博考深思的心却是不太适宜的。

在战场上作战的指挥官，对于他的行动不应该想到太远，即令他有时间那样做，但是过份深远的思虑也只会使人引起麻木之感。在实战的时候，为了达到任务起见，他们的思想应该只以如何有效的完成目前的工作为限。诚如古诗中所说的“他们不研究为什么的理由，只是埋头工作和视死如归。”(Theirs not to reason why, theirs but to do and die)。任何国家的军事组织中都不能够违背这条

经验律。当军人们开始对于他们为什么而战的理由表示怀疑的时候，这个军队不久就会崩溃了。

要指摘古德林的态度是一种“至死不悟的黠武主义”，那是太容易了，但是我们却最好还是承认他这种基本态度正是一个军人所应有的态度。他在今天也并不放弃他的旧观念，以来阿好取容，这正是表示他为人正直的地方——这种个性使他过去和他的上级及希特勒发生过很多次数的争执——同时这种刚强不屈的个性才使他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军事改革家和指挥官。

这一本书是从德国方面所发表的，对于第二次大战最充实，最真实，和最富有启发性的个人回忆录。它的内容是如此的详细，可以有史料的价值，而对于写作方面是如此的坦白和热情，使人读下去有一种轻快之感。

古德林在开头各章中，说明了当他草创装甲部队和发展闪击战技术的时候，曾经遭到许多的阻力。这个使一般的读者看到一定会感到惊异，因为照大家所知道的，德国的参谋本部是一向以具有远见和行动统一著称的。

在他对于一九四〇年各次战役的描写中，就好像使人有坐在他的指挥车里看他如何的指挥装甲部队，如何的穷追敌人的感想。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更像是一个梦境的重演，在第二次大战尚未发生以前，我就已经想像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可是人家却都说我只是幻想而已。

古德林对于一九四一年侵俄战役的叙述，为历来所仅见的最详细的记录。对于德国高级指挥部里的意见冲突和俄国的冬天都有极生动的描写。以后他就被免职了，在斯达林格勒惨败之后，他又重被召用，负起重新改组装甲部队的职责，他对于德国为什么未能阻止联军在诺曼第登陆

的原因，也有新的解释。

当情况已经毫无希望的时候，他才做了参谋总长，这个时候他的指挥范围还只限于东战场，而且希特勒又遇事都要加以干涉。所以古德林事实上是已经回天乏术，但是这却使他获得了一个机会对于战争末期的希特勒，得到一很深刻的印象。古德林对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其他要人都有一个详细的个性分析——这一章可能是全书中最有趣味的一章。

这种分析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古德林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虽然在这本书上并没有时常的直接表现了出来。幽默感在德国军人圈内是不常有的，所以就更难能可贵了。

虽然古德林并不能够挽救第三帝国的危亡，但是他所作所为都已经足以使他在军事方面建立一个不朽的名誉。对于“立功”的人们而言，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由他们所能形成的历史的程度而来加以决定。古德林的成就——他对于第二次大战和战争本身的影响——就足以使他成为第一流的名将了。虽然在名义上，他始终没有独当一方面的机会，但是他把装甲兵力独立使用的观念应用得如此的充份，而且得到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他在战争的纪录上都是无可比数的。

很明显的，他具有了历史上一切“名将”（Great Captain）所共有的气质。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随时能够找到奇袭的机会使敌人措手不及；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迅速无比使敌人无喘息之余地；他懂得如何把战略和战术配合的使用；并且他能获得部下的拥戴，使人乐于为他效死。此外他还有许多惊人的成就，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除此以外，古德林还具有创造性的幻想力——这是一个“天才”的基本条件，在军事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多数的名将都只是以使用他那个时代所已经习用的工具和技术为满足。只有极少数的人才去追求新的工具和方法。新武器的发明常是由于“圈外”的发明家所引起的——常常是文人。新战术的发展常是由于少数的军事思想家所领导，逐渐的把他的影响传播给下一代的具有进步头脑的青年军人。所以创立理论的人是很难得有机会自己试验他的理论。可是古德林却偏偏得到了这个机会。把他的幻想力和精力结合在一起，就使他对于这个机会可以充份的加以发展——因此就获得了一个革命性的结果。

第一章 背景与青年时代

一八八八年六月十七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维斯托拉河(Vistula)边的库尔门(Kulm)地方第一次看见了太阳光。我的父亲、菲德烈古德林(Friedrich Guderian)，在那个时候是第二波美安里亚轻步兵营(Pomeranian Jaeger Battalion)的中尉；他出生于一八五八年八月三日。我的母亲，闺名是卡拉娜克尔齐霍夫(Clara Kirchhoff)，她出生于一八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而我追溯我的先世，所能发现的也只有地主和律师这两种职业。只有我的父亲才是一个惟一的正规军官。

一八九〇年十月二日，我的弟弟弗里兹(Fritz)也降生了。

一八九一年我的父亲因为军职的原因，调驻阿尔萨斯(Alsace)的柯尔马(Colmar)地方，我自六岁起就在那里入学读书。到了一九〇〇年他又调驻罗林(Lorraine)的圣阿伏德(Saint-Avold)，那是一个小地方，没有高级中学，所以我的家庭就必须将我送入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里去。因为我的父亲收入有限，而且又希望他的两个儿子都以军人为职业，所以他就选定军官学校为我们的升学对象。一九〇一年四月一日，我们弟兄两人就进了巴顿(Baden)地方的卡尔希鲁赫(Karlsruhe)军官学校，一直到一九〇三年四月一日，我才转学到柏林附近，大李

希特场 (Grosslichterfelde) 的中央军官学校去。一九〇七年二月我毕业了。当我今天回忆起当年教我的教官们，就不免令人要发生人种感谢和敬佩的感情。我们在入伍生团中所受的训练当然是以军事纪律生活为主，但是它的基础却是建立在仁爱和正义上面的。我们的课程是以最新式的实科中学为标准，特别注重近代语文，数学，和历史的学习。这是对于生活所作的一个良好的准备，军校毕业生的程度绝不比一般文学校的水准较差。

一九〇七年二月，我被分发到驻在罗林洲，比特赫 (Bitche) 的第十汉罗福里亚 (Hanoverian) 轻步兵营，充当见习官，这个营的营长就是我的父亲。这个意外的好运使我在离家六载之后，又可以暂时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一九〇七年四月间到十二月间，在梅兹 (Metz) 再受了一次短期训练之后，就于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受到了少尉的委任。从此一直到第一次大战爆发时为止，我都过着一个很愉快的底级军官的生活。一九〇九年十月一日，我们的轻步兵营被调到它的故乡，汉罗福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加丽特哥尔尼 (Margarete Coerne)，订了婚。我们在一九一三年十月一日才结婚，自此以后她就一直是与我共甘苦的贤内助。

我们新婚后的快乐生活不久即为战火截断，自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起，以后四年中，我一共只回家渡过一次短短的假期。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帝赐给我们以第一个儿子海恩兹顾恩特尔 (Heinz Gunter)，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七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 (Kurt)。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病故了。他的逝世使我丧失了一个在军人典型和人性方面可以作模范的人。

我的母亲还再多活了十六年，在一九三一年三月间才逝世。

当休战条约签字的时候，我正在东战场方面担任守卫的工作。在本书所附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我半生戎马生活的大致经过。一直到一九二二年为止，我都在队职与幕僚两者之间讨生活，我本是步兵出身，但是在第三通信兵营服务的时候，却使我学会了不少有关通信的知识，这个对于我以后着手建立一支新兵种的时候，很有它的价值。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我在两次大战的时间当中，主要的活动就是与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原是轻步兵出身而且也无任何的技术训练，但是命中却注定了我一定要和“摩托化”的问题发生深切的关系。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从波罗的海地区回国之后，有一个短时间我是在汉罗福的第十旅中服务。在一九二〇年一月，我又回到我从前的轻步营中去充当一名连长。虽然我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以前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的工作，但是现在我却绝不妄想再重回到那种职务，因为第一点，我离开波罗的海地区的时候环境似乎并不太愉快；第二点，在这样一个总额仅十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要想迅速的升迁更是绝对的不可能。所以当一九二一年秋天，我那可敬佩的团长，安门斯堡上校(Col, von Amsberg)，问到是否愿意重回参谋本部去工作的时候，那简直使我感到惊喜过望。我立即答应我愿意去，可是以后却就石沉大海，好久都没有消息。一直等到一九二二年一月。司徒普朗格中校(Lt-Col' J. von Stulpnagel)才从国防部的陆军参谋本部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慕尼黑去报到。从他的口中，我才知我已经被调到运输兵总监部(Inspectorate of Transport Troops)去工作，因为该部总监，柴希维兹将军(Gen, von Tschischwitz)曾经要求调派一个参谋本部军官到他那里去服务。我的调职命令是自四月一日开始